

北语学人书系

第一辑

宁一中

文学与文化论文集

宁一中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北语学人书系

第一辑

宁一中

文学与文化论文集

宁一中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宁一中文学与文化论文集 / 宁一中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8

(北语学人书系. 第1辑)

ISBN 978-7-5619-3352-7

I. ①宁… II. ①宁… III. ①文学—文集②文化—文
集 IV. ①I-53②G-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4189号

书 名: 宁一中文学与文化论文集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3591/3648

编辑部 82303223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com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5.75

字 数: 43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352-7 / H·12129

定 价: 62.00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出版说明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颇具特色的学校。在这里，聚集了数百名语言教学和研究人员，语言学研究队伍极为庞大。近年来，随着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中、外语言文学已然成为北京语言大学的两大支柱学科。依托这两大学科，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脱颖而出，其中有的已成为本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汉语国际教育、汉语研究、外语研究、语言信息处理、中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北语学人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和不可忽视的力量。

倏忽之间，北语建校已经五十周年。五十年来，代有才人。然而，学校一直未能对北语学人积累下来的珍贵的学术财富进行系统的梳理。为弥补此缺憾，值此建校五十周年的特殊时刻，学校决定设立“北语学人书系”，收录北语优秀学人的优秀论文，每人自成一册，不定期陆续出版。因为时间仓促，本辑只约请了已退休的博士生导师和现任博士专业学科带头人，以便能赶在校庆期间见书，初步展示北语学人的学术风貌。今后，我们仍将继续组织征集优秀书稿，以“北语学人书系”的名义分辑出版，以体现北语学术的全面性和延续性。

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批高质量书稿的征集和编辑工作，校科研处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各位作者积极甄选论文、认真校对，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领导高度重视，编辑们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最终使第一辑书系得以如期出版。这正是北语精神的具体体现，亦当记录并彰扬。

北京语言大学

2012年6月

目 录

理论研究

- 003 / 论巴赫金的言谈理论
- 016 / 中国古代评点中的结构与西方结构主义的
“结构”之比较
- 030 / 作者：是“死”去还是“活”着？
- 041 / 《阳羨书生》的奇异空间与独特叙述结构
- 050 / 论狂欢化
- 056 / 巴赫金：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评伯纳德·唐纳尔斯的新作
- 065 / “多克萨”与文学的阐释
- 076 / 米勒论文学理论的翻译
- 083 / 从“经典”到“后经典”：马克·柯里《后现代
叙事理论》解读
- 099 / 认识“认知文学批评”
- 107 / 新叙事：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电影中怎样表达
不可叙述之事
- 124 / 蛇之道，既露且藏

文本解读

- 135 / 吉姆之为“爷”——谈《吉姆爷》中的吉姆
- 145 / 论康拉德小说的喜剧性
- 155 / 论对话与《吉姆爷》中的荣誉主题

- 173 / 康拉德对世界作家的影响
- 189 / 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探索人心的幽暗之处
- 200 / 中国山水田园诗与西方自然抒情诗比较
- 209 / 毛评本《三国演义》的叙事学意义
——以“作者意图与修辞技巧”为考察中心
- 227 / 论《西风颂》的雄奇美
- 237 / 荒诞文学：一面哈哈镜
- 240 / On the Carnival Collective in *Lord Jim*

文化研究

- 267 / 文化·比喻·比喻的翻译
- 278 / Bakhtin and Current Chinese Internet Culture
- 290 / Translation as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Translation of *Peony Pavilion*
- 307 /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Han Feizi
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 315 / An Introduction to Laozi's Philosophical Ideas
老子哲学思想管窥

学人研究

- 325 / 人是上帝的映像——德里达论米勒
- 338 / 比切家族与美国文化记忆
- 350 / 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 385 / “雅克·德里达就是雅克·德里达”
- 389 / 康拉德与剑桥大学
- 392 / 米哈伊尔·巴赫金

理论研究

论巴赫金的言谈理论

米哈伊·巴赫金被誉为 20 世纪的理论富矿，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等都可从他那里发掘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语言学方面，巴赫金建立了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的理论，而超语言学的精髓又在于言谈理论（theory of utterance）。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探讨：巴赫金言谈理论的特点、言谈理论与语用学的区别、言谈理论与独白论的矛盾。

一、巴赫金言谈理论的特点

什么是“言谈”？巴赫金并没有给出具体清晰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他的不同著作（如《对话想象》、《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文艺学的形式方法》）中找到它的存在。巴赫金对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作了区分。他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体系及其各个分支，如语音、语素、词素、句子等；而他的超语言学研究的则是话语（discourse）。话语又是由每一具体的言谈（utterance）组成的。言谈不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单位，哪怕是其中的一个高级单位，如段落。“言谈”进入

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系世界,与语言学的层次关系全然不同。它是一个言语交际的领域。语言学的终点正好是超语言学的起点。语言学是超语言学的工具(关于它与现代语言学某些分支的交叉或融合,下文将进行讨论)。言谈是具体的、使用着的语言,是一种动态的语言的总和。在这个总体中,语言因素是言谈构成成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言谈产生时的所有外在因素,即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我们可以把巴赫金言谈理论的特点具体归纳如下:

言谈具有社会性。在《对话想象》中,巴赫金批评了各种思想流派和语言哲学把语言当做一种纯粹的语言体系和“独白话语”而不注意它的基本内容的做法。(Bakhtin, 1981: 270)这个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巴赫金说:

这个基本内容由语言的具体社会历史目标所决定,由意识形态话语的目的所决定,由意识形态话语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历史范围和具体阶段中所完成的具体历史任务所决定。这些任务和话语的目的决定了具体话语—意识形态的运动,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各种具体种类,最后决定了话语本身的具体的哲学概念。(Bakhtin, 1981: 271)

因此,我们谈语言,并不把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语法范畴的系统来谈。而把它看成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内容的载体。要把语言看成一种世界观,甚至是一种具体的意见。它能保证在意识形态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使人们最大程度地互相理解与沟通。(Bakhtin, 1981: 272)

言谈是在一种社会语境中发出的,要使人们用言谈达到互相理解与沟通的目的,需要超语言的言谈语境,并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一、说话者共享着时空维度;二、说话双方有着知识与情景的共识;三、说话双方对情景有着相同的评价标准。从言谈的社会性,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另外两种属性:对话性和指向性。

言谈总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对话。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有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受话人组成的微型社会,交谈才能发生。这就是言谈的对话性。一个东西,只有当“我们”这一组说话者都知道、看见、喜爱、识别时,才能成为言谈中隐含的一部分。在对话中,“我”只有依靠“我们”才能实现自己。(Voloshinov, 1984: 251)“我”的存在。一定要通过一个与“他者”的对话过程才能实现。但这个

“他者”既可以是在场的，也可以是不在场的；既可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他人，也可以是一种意识，甚至是自我中的一种持异议的声音。比如，自我意识中互相斗争、互相争辩的两种声音便可构成对话的主体。

对话是言谈的互动。“所有的言谈交际，所有的言谈互动，都以言谈交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以对话的方式出现”。（Voloshinov, 1984: 68）言谈的对话性也就意味着言谈具有指向性。它指向受话者，指向受话者的言谈。巴赫金认为，除动物发出的不清晰的声音之外，人类的交谈，哪怕是原始人的交谈，在其发出之前，都是由社会情景预先组织了的。甚至小孩儿的哭声也是指向其母亲的。（Voloshinov, 1973: 104）

言谈是活的语言，是特定语境中的产物。由于每一言谈发生时的时空及社会语境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因此，言谈也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这是言谈的又一重要特点。当然，言谈并不排斥其语言层面。语言是它的物质外壳。这一层是可以重复的、再生产的。另一层是语境层，这是独特的、不可再生产的。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意义（signification），而话语研究“主题”（theme）。意义有着表现“主题”的潜质和可能性。“主题”则是通过意义而在特定语境中实现的交际意义。它包含着语言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超语言的语境各层面。忽视了一点，就忽视了言谈理论中的最重要的方面，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言谈。

言谈是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它总要表现出某种价值判断，比如美与丑、真与假、勇与怯等。这些判断都离不开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体系。脱离了这个体系，孤独的符号和语言系统是不可能具有价值判断力的。当然，如前所说，言谈具有语言层面和语境层面，价值判断也就少不了这两个层面的参与。语言的层面表现为对声音和结构的选择与组合。选择包括对词、修辞方法、内容等的选择：组合则决定了每一语言成分在整个言谈中的地位、层次和整个言谈的结构。非话语因素（此处不考虑语境）包括体态语言和语调。体态语言可以帮助加强或减弱话语的力量，也可传导言外之意。但比这更为灵活的是语调。语调总是介于语言—非语言、已说—未说之间，通过语调，说话者与受话者建立起联系。“在两个说话者之间。语调是最为流畅、最为敏感的社会关系的媒介，是社会评价的声音表达。”（Voloshinov, 1976: 78）巴赫金总结了语调的两种指向：一是指向受

话者,把他视为盟友或见证人;二是指向言谈的对象。语调可以骂它,也可以捧它;可以贬低它,也可以抬高它。(Voloshinov, 1984: 225)

最后是言谈的互文关系。就言谈的语言层面而论,任何一个言谈都与其以前的言谈相关。这种关系就是言谈的互文关系。巴赫金认为,两种言谈处于并列位置,便进入一种特别的语义联系,即对话联系。对话联系是在语言交际中所有言谈间的联系。(Todorov, 1984: 60)值得指出的是,互文关系不属于语言范畴,而是话语的范畴。对它的理解与使用,与其说需要语言学的能力,倒不如说需要超语言的能力。因为这种联系是“特别的、不可约减为逻辑的、语言的、心理的、机械的或任何其他的关系。这是一种特别的语义关系,它的部分必须由整个言谈构成”(Todorov, 1984: 61)。互文性还表现为:任何一个言谈对象总是被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谈论过。因此在言谈中总会遭遇到先前关于这一对象的话语。新的言谈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它对以前的言谈或赞同或反对,或肯定或否定,或保留或创新,等等。在互文中,不仅新的言谈使用的字词是早已被先前的言谈使用过的、带有先前使用过的各种痕迹,而且言谈谈及的“物”也已被先前的言谈涉及过,至少有某一种状态被言及过。因此,一方面,“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另一方面,“太阳底下的事儿总是新鲜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巴赫金的言谈理论是一种关于活的语言的理论,它充满了社会—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言谈作为具体的、社会交际中的话语,具有社会性、对话性、指向性、不可重复性、不可再生性、独特性、互文性以及它总带有的价值判断性。这些特点使它与语言学区分开来,而构成独特的超语言学。

二、言谈理论与语用学之区别举隅

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和语用学都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研究话语在特定语境中所具有的交际价值。Geoffrey Leech 在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1983) 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把语用学定义为 “The study of how utterances have meanings in situations” (preface x), 把它称

为研究“语言怎样用于交际”的学问；指出它具有“goal-directed and evaluative”的特点（preface xi）。Stalnaker 给语用学下的定义是“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acts and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are performed”（参见何兆熊，1989：10）。从本文以上部分对巴赫金言谈理论特点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言谈理论与现代语言学中的语用学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法国文论家 Tzvetan Todorov 甚至声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赫金就是语用学这个学科的开山祖师。”（Todorov，1984：24）尽管相似，区别也是很大的。首先让我们看看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与角度。

我们知道，在具体研究中，语用学利用 J. Austin 和 J. R. Searl 的言语行为理论、H. P. Grice 的会话含义理论（尤其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C. Fillmore 的指示语理论、P. F. Strawson 和 R. M. Kempson 等人的前提关系理论、S. Levinson 及 R. Lakoff 等人的会话结构理论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研究：1. 指示词（deixis）；2. 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3. 前提（presupposition）；4. 言语行为（speech act）；5. 会话结构（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我们看看语用学是怎样对下面的句子进行研究的：

（1）Meet me here an hour from now.

（2）A：She is a good mother and a good wife.

B：Indeed, she is a good mother.

（3）She no longer wears long hair now.

（4）“I do（take this woman to be my lawful wedded wife）”—as uttered in the course of the marriage ceremony.（Austin，1975：5）

（5）A：Daddy.

B：Yes, dear.

A：I need some money for a picture book.

对于第一例，语用学家会考虑说话的时间和地点。如果这些指示词所指不清，就无法正确理解这句话。第二例中，B 的回答违反了合作原则中量的准则，但如果提供充分信息，则只会以对第三方的不礼貌为代价。所以 B 采用这种含蓄的说法。这是“会话含义”研究的范围。第三例中，说话双方必有一个互相了解

的前提, 否则就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这个前提就是: 她曾经留长发。第四例来自 Austin 的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Austin 说, 在这种践行句 (performative) 中, 说话就是做事。当这个人说 “I do” 时, 他就已经使那个女人成了他的妻子。在言语行为中, 语用学家考虑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 (言后之果)。在最后一例中, 语用学家会综合前面几个方面的因素, 对会话结构进行考察。这里的父亲会对儿子的请求作出反应: 给儿子钱。这里, 儿子是以呼语作为请求前语列 (pre-request) 的。以上对语用学的考察, 自然是挂一漏万, 但至少能反映豹之一斑, 借以与巴赫金的言谈理论作一比较。下面我们从巴赫金的话语分析中选出几例, 以为对照。

(1) His name is Niolai Petrovich Kirsanov. Some ten miles from the coaching-inn stands a respectable little property of his consisting of hundred serfs—or five thousand acres, as he expresses it now that he has divided his land and let it to the peasants, and started a “farm”. [*Fathers and Sons*, ch. 1]

巴赫金指出, 在这一句话里, 具有时代特色和开明人士说话风格的新的表达法 “farm” 被引号引了起来。类似的新词或用语也可用别的方法加以修饰。(Bakhtin, 1981: 316)

(2) He was secretly beginning to feel irritated. Bazarov’s complete indifference exasperated his aristocratic nature. *This son of a medico was not only self-assured: he actually returned abrupt and reluctant answers, and there was a churlish, almost insolent note in his voice.* [*Fathers and Sons*, ch. 4]

关于这段话中的斜体部分, 巴赫金评论说, 如果单凭它的句法标志判断, 那就是作者话语的一部分。但从它的表达形式 (“this son of a medico”)、情感及结构来看, 它又是另一个人的隐含话语。(Bakhtin, 1981: 317)

(3)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at four or fiv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when all the region of Harley Streent, Cavandish Square, was resonant of carriage-wheels and double-knocks. It had reached this point when Mr. Merdle came home *from his daily occupation of causing the British name to be more and respected in all parts of the civilized globe capable of appreciation of wholewide commercial enterprise and*

gigantic combinations of skill and capital. For though nobody knew with the least precision what Mr. Merdle's business was, except that it was to coin money, these were the terms in which everybody defined it on all ceremonious occasions, and which it was the last new polite reading of the parable of the camel and the needle's eye to accept without inquiry. [*Little Dorrit*, book 1, ch. 33]

巴赫金评论：斜体部分表现了对庆典仪式（如议会或宴会上的演讲等）上所用的语言的一种讽拟化（*parodic stylization*）。句子的结构已经为这种风格的转换作了准备。句子结构从一开始就一直带着些庆典式的史诗情调。再往后。关于 Merdle 的辛劳的仪式的讽拟意义就变得很清楚了：原来这种人物刻画却是“另一个人的话”，应该打引号理解。而采用了讽拟化，另一个人的话就以隐蔽的形式被引入作者的话语。所谓隐蔽方式，就是说没有用通常会用的那些形式标志。不管它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不过这不仅仅是同一种“语言”中的另一个人的“话语”（*speech*），更是一种语言中的另一个人的“言谈”（*utterance*），它本身对于作者而言也是一个他者。（Bakhtin, 1981: 303）

所谓讽拟化，按照巴赫金的解释，是指借他人语言说话。作者要赋予这个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人相抵触，发生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

(4) But Mr. Tite Barnacle was a buttoned-up man, and *consequently* a weighty one. [*Little Dorrit*, book 2, ch.12]

巴赫金评论：以上是伪客观动机（*pseudo-objective motivation*）的一个例子。是隐蔽另外一个人的话语的一种形式。这个例子中的另外一个人的话语是当前的舆论。如果根据以上的形式标志进行判断，这句话的逻辑似乎是作者的，因为在形式上它与此话一致。但事实上，说话的动机却在于它的人物的主观信仰体系，或者说公共舆论之中。（Bakhtin, 1981: 305）

(5) But Kallomyetsev deliberately struck his round eyeglass between his nose and his eyebrow, and stared at the [snit of a] *student who dared not share* his "apprehensions". [*Virgin Soil*, ch.7]

巴赫金评论:这是典型的杂语结构(hybrid construction)。主句中的从句和直接宾语都以 Kallomyetsev 的口气说出。词的选择(“snit of a student”、“dared not share”)是由 Kallomyetsev 生气的口气所决定的。同时,在作者话语的语境里,这些话充满了作者讽刺的语调。因此,在这个结构中,有着两种声音:作者讽刺性的传达,以及对人物生气的模仿。(Bakhtin, 1981: 318)

所谓杂语结构,指的是一个从语法(句法)和文章标记来看属于一个人的言谈实际上却含有两个言谈,两种说话方式,两种风格,两种“语言”,两种语义系统和信念系统。这样两种声音和语言都蕴涵在一句话的范围之内。有时甚至同一个词里面也同时有着两种语言和两种信念系统,使得这个词有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两种不同的声音。(Bakhtin, 1981: 304)

与杂语结构相似的是巴赫金称之为 heteroglossia(有人译为“杂语共生”)的语言现象。它是为表达作者的意图服务的,但却用的是一种曲折的方法。这种言语由一种特别的双声话语(double-voiced discourse)构成,它同时为两个说话者服务,同时表达两种不同的意图:说话人物的直接意图以及作者曲折反映的意图。(Bakhtin, 1981: 324)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巴赫金在对话语分析时着重于:(1)对构成话语内容的人物和事件的等级价值的考察;(2)对话语与作者的亲近度的考察;(3)对受话者与作者、受话者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考察;(4)对话语的社会构成的关注。他的眼睛一刻也未曾离开过语言的社会—历史性及其意识形态的内容,而对语用学家们所关心的诸范畴则涉及很少。

上面的例释表明,尽管语用学与巴赫金的言谈理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们发现,尽管巴赫金说:“艺术形式的基础与潜质都早已存在于普通的日常话语之中”,“理解文学言谈的语言结构的关键只能在最简单的言谈中找到”(Voloshinov, 1984: 249),但他到底没有把日常话语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从文学语言出发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而语用学则以日常用语为语料进行分析研究。其次,他们分析时使用的术语完全不同,术语不同说明概念不同,概念不同又说明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尽管是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侧重点也不同。语用学着重考察的是语言在交际过程中怎样才能被有效地理解和使

用，达到交际效果的问题；而言谈理论注重语言使用中的等级关系，语言的社会—历史内涵，语言的意识形态内容，语言的本质（如语言的对话性）等等。借用文学批判的术语，我们是否可以说，前者是更为形式主义的，而后者是更为社会—历史性的？总之，这二者有着很大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三、言谈理论与独白论的矛盾

言谈是互文性的、对话性的，这个观点在巴赫金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巴赫金同时又举出了“独白”（monologue）的例子，形成了对话与独白的二元对立，也凸现了言谈理论与独白论的矛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将托尔斯泰与陀氏作了比较。他认为：

没有各种声音的托尔斯泰的世界整体上说是一个独白世界。在他的世界中，没有第二种声音伴随着作者的声音结合问题，也不存在作者观点的特别地位问题。（Bakhtin, 1984: 75）

而关于陀氏小说。他说：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复调便强有力地进入到了所有的世界文学中去了。在对话中，尤其在指涉他的人物的主观性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跨过了一个门槛，他的对话获得了一种新的品质。（Todorov, 1984: 64）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话语的对话性互动，不管它们的语言特点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关于话语的话语。（Todorov, 1984: 66）

这几段话清楚地表明，他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是独白的，而陀氏的小说是对话性的。

此外，巴赫金还认为小说话语是对话性的、互文性的，而诗歌是独白性的、非互文性的：